



四書匯叅

孟子

七

仁72  
2673  
24-17



門口(12)  
2673  
24-17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

離婁一名朱黃帝時人明察秋毫幽室之中能辨五色橫斜曲直一見不爽毫

也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

公輸子一名般或以為魯昭公之子嘗為母作木人為御

機關一發其車遂行又為木鳶令之自飛

規所以為員之器也

所運以為矩所員之筵也

敦復堂

大正十年七月廿五日  
周本里氏贈

以為方之器也今曲尺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字子野備載左傳他

不足六律截竹為箛陰陽各六趙氏曰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以節五音

之上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鐘仲

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前漢律歷志十二律

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

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

制十二箛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

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

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日黃鐘二日太簇三日姑洗四日蕤

賓五日夷則六日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日林鐘二日南

呂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黃鐘為天統林鐘為地

統太簇為人統趙氏曰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

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陰陽皆稱律故謂之十

二律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鐘者種也律有形有色

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鐘於黃泉葦葫萬物為六氣元也

位於子十一月大簇者大太也簇湊也言萬物隨於陽氣

大簇而生也位於寅正月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

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位於辰三月蕤賓者言陰氣幼小

故蕤萎陽不用之故曰賓位於午五月夷傷也則法也言

萬物始傷被刑法也位於申七月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

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位戌九月呂助也謂陽氣方

生陰氣助其宣物位丑十二月夾者孚甲言萬物孚甲種

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則位卯二月仲呂言萬物盡旅

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也位巳四月林茂也盛

也六月物皆茂盛積於林猥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

皆含秀懷吐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位於酉應和也

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

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亥十月○程氏復心曰人心亦

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又制十二律以制五聲五聲

敦復堂

黃鐘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鐘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鐘為陽太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鐘為陰每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五音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為尊卑故曰宮商角徵羽○吳氏澂曰五聲最濁者為宮稍濁者為商微濁微清者為角稍清者為徵最清者為羽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宮商角徵羽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管長短定之每律之宮各有商角徵羽而不相亂則長短之度不可有分釐之差然後其聲勻調歌聲勻調施之八音皆然而無相奪倫矣○朱子聲律辨五聲之序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以其正當眾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

而非眾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為黃鐘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鐘及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鐘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鐘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鐘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鐘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鐘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鐘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

五之集註卷七 離婁上 三 敦復堂

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湖南講律  
 乃有形之器音乃無形之聲必託律以吹之然後清濁高  
 下之節可辨○集解律呂正音之法每三分而損益隔八  
 位以相生如不以八十一數之黃鐘不能正夫音之宮不  
 以五十四數之林鐘不能正夫音之徵不以七十二數之  
 太簇不能正夫音之商不以四十八數之南呂不能正夫  
 音之羽不以六十四數之姑洗不能正夫音之角由一鈞  
 以往旋相為宮而莫不皆然然後五音可得而正○旋相  
 為宮者每律皆可以起宮如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  
 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若林鐘為宮則南呂為商應鐘  
 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之  
 餘律皆然宮者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黃鐘始當  
 其為宮五聲皆備○三分損益者分去聲非分寸之分凡  
 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凡陰律三分其數而  
 益一分以上生陽如黃鐘之數八十一為宮三分得二十  
 七數凡三分損一分得五十四數下生林鐘為徵林鐘三分  
 一十八數益一分得七十二數上生太簇為商太簇三分  
 二十四數損一分得四十八數下生南呂為羽南呂三分

十六數益一分得六十四數上生姑洗為角姑洗三分二  
 十一數而零一數數有奇零則不和則不生故音止  
 於五其以他律起宮者倣此○隔八相生者如子為黃鐘  
 之宮歷丑寅卯辰巳午未為林鐘之徵是三分損益正所  
 以隔八相生非兩項事也餘可類推又如黃鐘九以林鐘  
 六為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鐘生太簇下生為妻妻上生為  
 生子故曰律要妻而呂生子也○論五音長短之序則曰  
 宮商角徵羽論五音相生之序則曰宮徵商羽角○五聲  
 宮與商商與角角與徵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於角與徵  
 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  
 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一聲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宮之  
 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謂之變宮變宮變徵宮不成宮  
 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  
 日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  
 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精義尹氏曰治國而無法  
 度未有能成善治者也雖  
 聰巧有過人之智不以仁政不法先王何異捨規矩而欲  
 成方員捨六律而欲正五音也哉○雙峯饒氏曰規矩六

律當初皆是聖人做起。雖離婁公輸師曠亦不可無之。况庸匠庸工乎。不以仁政。雖聖人也不能平治天下。况後世乎。○說統首二段借制器審音引起堯舜。如詩興體然。卽堯舜亦是借來說。雖堯舜不能外仁政爲治。極見法之不可廢也。○蒙引堯舜之道。道字對上面聰明巧當主仁心說。○集解不曰心而曰道者。自其蘊蓄運用於一心者言也。何謂仁政。井田學校其大綱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

道仁政是也。或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

能行先王之道則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曰是心足王者言有是心而能

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謂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耳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爲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爲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而有所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擴充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事也後人雖有是心然或未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亦免於徇私妄作之失譬之蔑弃規矩而欲以手制方員其器之不至於苦窳也幾希矣。○四書通上云堯舜之道此云行先王之道道一而已有仁心則此道蘊於中是爲美意有仁政則能行此道於外是爲良法。○條辨上旣云堯舜之道又曰不以仁政則知道字指仁心說此節旣云有仁心仁聞而又曰不行先王之

道則知道字指仁政矣觀集註特解仁政是也可見范氏

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

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

故也慶源輔氏曰齊宣王梁武帝不能行先王之道則同若論其所以不能行之故則異宣王不學無術奪於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邀福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說統此總上二節而斷其舍法無以成治意辭平而意重上句見徒善之弊與徒法一般○別處論政多重心此獨重法以當時諸侯蔑視井田學校等法故也要知法者心之寄也心與法固自離不得○條辨就本原上

論無心做不出政此當重心就發用上論無政不足以達心此當重政故須兩邊並舉方見全理但就上下文勢言則是孟子爲當時人君不肯遵守先王成法而設自重徒善不足以爲政句○故曰只是孟子隨叙隨斷不必定作

古語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或問小註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而又曰必有

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須是自闡門祗

薰蒸洋溢天下無一不被其化然後可正謂此也新安陳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程子前一說以證徒善謂不可無法又引後一說以證徒法謂不徒在於法按此承上文起下兩節意重在仁政一邊故本文下句與上句有賓主歇側之勢而集註兩引程子說亦如之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此公尸之所以答鳧也其首章即中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庸所引其次章曰于祿百福子孫千億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

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慶源輔氏曰過差謂用

不及處遵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

○蒙引前入舊章損益非一手沿歷非一時凡所當行者

皆周悉而無遺且斟酌之允當惟其斟酌允當故今遵之

而不過差惟其周悉無遺故今遵之而無遺忘○輯語引

詩只是懲愆行先王之法重在過字○下節方說先王之

法之善此只與決言遵法之必無過耳當時說士力破王

政以為必不可行如後人謂封建井田必不可復故孟子

先破此說通節重過字○過字從彼意中看出須在遵後言

不是遵字前議論也○按上言平治不能廢法下言

先王之法之盡善而當遵此節正是上下文關軸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

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

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

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

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

度以繼續之該規矩準繩六則其用不窮貼二不而仁之

所被者廣矣專貼仁覆天下○慶源輔氏曰規矩準繩為

不忍人之政仁天下之法度也不為之法度則聖人之耳

目心思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徧天下與後世也故聖

人制為法度以繼續之使天下之為方員平直正五音仁

孟子集註

卷七

七

敦復堂



課本

愚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東陽許氏曰：兩言規矩六律前說用法此言立法。○蒙引：聖人既竭目力耳力不可與公輸等相于此皆以制器立法之聖人言公輸離婁公輸師曠能制規矩六律也然重在心思仁政非處文法與首節同語似三平而意有專主。○自此以上皆言為政者當行先王之政此則承言先王正為仁心不足以為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仁政以繼續之下即承之而言此為政者所以當因也。○問在聖人本心若竭心思而不用仁政果亦能覆天下否。曰分明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先儒謂聖人若只竭心思而不繼以仁政則仁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者誤矣。○或問小註仁政亦從心思上來但心虛而政實竭盡心思經畫區處遂立為治天下之政則政之利澤普矣。○輯語：政便是聖人。心思以有不忍人三字在也。聖人之心思之既竭亦何從見之。只就政之委曲詳盡處可以使人千萬世見其心思此正是繼字之妙不是竭了後才去繼。繼政外別有箇聖人。心思也。集解：畢竟竭在先而法度隨之故着箇繼字。不竭

則經畫不精不繼則規模不備二層俱重尤重繼字。玩既字焉。字只是喝起語。愚按：到得既竭時自有不容不繼之氣。斷而不斷繼字即從上既字引續出來。仁心仁政妙合而凝此其立法之所以至精至備而仁覆天下也。註中更補出及後世則其義益員與上言遵先王之法下言因先王之道前後語脉都緊相貫注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

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

矣。條辨為高因丘陵則比丘陵益增其高為下因川澤則

更有許多通變宜民損益就中之妙然皆因乎先王之道而巳不因非變亂舊章即廢弛頽惰二者均不得為智。○

益之集注卷之七 十一 離婁上 敦復堂

〔翼註〕可謂智乎在勞逸上見因先王則逸而有成不因則勞而無功此之不辨焉得為智○或問小註因字只作依字此是結上意用諺語曉人填不

得一實語當以倡歎指點出之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

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此以上兼君臣在內只用渾講下方分責君臣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中

着擴而充之方見得仁心仁聞與先王之道自有體用相關充塞無間處非硬執一死本子○宜字內隱見得有仁

覆天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播惡於眾正見得不宜在

下在播如播種之播言其無處不到也從高位高字說來

○按是以字承上起下以來脉言則上句為重以去脉言則上句只引起下句故下

節緊承不仁者一面說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

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說統此節正是播惡於眾之實上無道揆一句是通節大

綱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律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

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集解道字重揆字亦不輕

中註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所謂制其宜即行先王

之道也行先王之道乃為制其宜不然則不宜耳惟上無

道揆故下無法守可見下所守之法皆上以道揆所制之

法法即前言先主之法也雖有在上在下之殊其實只一

法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君子指凡有

言或云專指臣小人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是

則無位之細民也

揆乎道或變亂舊典或縱恣懈弛自己已出乎先王之法  
之外矣無法守是下無一人守其法究竟先王之法具在  
只因上先自弃下如何能奉守說箇無乃是滅裂  
之盡者兩也字語氣連綿註由字故字宜體貼

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

刑蒙引上無道揆上之一身無道揆也朝不信道則舉朝

刑網皆不正矣寢說得廣由是凡有位之人無不犯義矣

下無法守在下之臣因上無道揆而不知所遵守也工不

信度則凡各衙門事體俱無定準矣漸說下來由是至於

細民亦莫不犯刑矣不信道者知有道而不信道也不

信度者知有法而不信法也此以心之蔑法言從無道揆

二句推出下層君子既視道義為泛常則肆意妄行必冒

為非義之事而不顧故曰君子犯義小人既視法度為泛

常則作姦作惡亦不必限定有人刑之而已自於刑有犯

矣故曰小人犯刑此以身之違法言又從不信道二句轉

始一步六句皆相因之勢有必然而其本則自上下之不一

始語類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倘上無道揆則下雖有

奉法守一官者亦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

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惟其

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得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為

姦便是信度也因歎曰看得道理熟見世間事是苟

且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以苟且行必亦有害况大

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苟且凡云且如此作且如此過去

皆其弊也又曰今人所以苟且者只為見理不明故苟且

之心多若是見得道理熟自然有所分別而不肯為惡矣

按此極論不信之病與本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

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故下無學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故賊

民興

敦復堂

卷之七 離婁上 十一

○新安陳氏曰小人學道則易使若不學則不識道理易於犯分而為亂矣按犯分爲亂此即所謂賊民故蒙引以陳涉吳廣輩當之文義自極明順而語類謂下無法守底人並起而居高位蠹國害民非賊而何如此則本文應說賊民者與不當云賊民與矣恐是朱子未定之論精言至謂此賊字即後文吾君不能謂之賊牽合賊君賊民尤鑿○集解此節申明上節而其言播惡之禍故曰語脈緊從上文說下當時仁政不行病根在圖富強故言此以破之見不富不強不足憂而以無禮無學爲可懼也此按本塞源之論上無禮即指無道揆下無學即指無法守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俱該無禮內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俱該無學內禮如周官周禮之禮即本前遵先王之法而言非泛然禮義之禮也既無道揆更有何規矩準繩之則自是無禮學即學先王之道末世君師無統道學不明先王良法美意蕩然泯滅更有何學自是姦並興喪亡無日孟子子若早知勝廣之徒揭竿斬木並起亡秦固以理勢度之而知其所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蒙引此條必至也

重在上無禮蓋由上無禮而下無學即是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按語類云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故不可不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此凡伯刺厲王之詩其二章曰天之方難

民之洽矣辭之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

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翼註急字反急

然直至事君無義節方可發透○條辨惟內有怠緩悅從之心外便有此泄泄之貌此是進一層作解蓋已照事君無義節說也○精言只看末節吾君不能四字怠緩意也有悅從意也有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孟子集註

卷七 離婁上

上

敦復堂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翼註此不徒訓字正是引時俗所共

惡者以深著其情形可恥可鄙○述朱詩言泄泄猶為近  
文未易明白故特以方言沓沓釋之正多警戒意在但須  
留下節地耳○說統泄泄東周時語沓沓戰國時語一則  
諷諭在朝廷寄念於奉公憂國一則清議在閭巷致慨於  
憤俗傷時俱是做  
官邪厲臣箴意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蒙引事君無義不能陳善閉邪也進退無禮但  
以奔走承順為恭也即是泄泄沓沓之意○條

辨必又云言則非先王之道者蓋以先王之道為在所當  
行如何得怠緩世主盡敗壞先王之道如何可悅從今索  
性詆毀乃得弛然遂其怠緩後然恣意悅從故孟子必足  
此一句○說約上言泄泄猶沓沓已想見此事君三句此  
三句已畫出一箇怠緩悅從畫出一箇泄泄故隨口結之  
曰猶沓沓也非是解沓沓之意乃是說此正泄泄之實猶

夫沓沓者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

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

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

語類問責難之恭陳善閉邪之敬  
何以別曰大概也一般只恭意思

較潤大敬意較細密如以堯舜三代望其君不敢謂其  
不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陳善閉邪是就事上說蓋不  
徒責之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  
惡便是敬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辭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  
道為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着工夫去照管務  
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責難底工夫又曰此  
尊君中細密工夫○恭是就人君分上理會以堯舜責之  
而不敢以中才常上望之把他做箇大底人看致恭之謂

也。敬只是就自家身上做。如陳善閉邪是在已當如此做。  
或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用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如此。其自謂敬王者豈虛語哉。 謂其君不能

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

語類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

其君不足以為善而不之諫或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他十分事臨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之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如飯必用吃衣必用着脾胃壯者吃得來多弱者吃得來少然不可不與那飯也人君資質縱說卑近不足與有為然不修身得否不講學得否不明德得否此皆是必用做底到隨他資質做得出來自有高下大小

然不可不如此做也。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這般言語是鐵定底條法更改不得如此做則成

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也哉。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

張侗初曰怠緩悅從悠悠忽忽未曾積誠

扶持但知歸過於主上而自居於無可奈何這不特謂之不恭不敬而直謂之賊矣。詩曰泄泄俗云沓沓責之還未

痛切。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

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慶源輔氏曰為治固當以仁

臣同心各任其責則亦安能有成哉。○孟子章長難看首

尾易得支離。此章惟鄒氏斷截得分明見其章雖長而首

尾只是一意。按說約以四故曰分四段看。第一段言舍法

無以成治第二段言治法在所當遵後二段與鄒氏同然

前二段文意自是相承不分自可。○南軒張氏曰此章之意欲人君推是心以行仁政而其終則欲人臣知禮義而

法先王蓋言不可以不學也人臣知學而後人主聞大道人主聞大道而後王政可行焉此孟子之意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至訓極是不可增損不可移易之意非推而高之使人不可幾及也按至即至善之至只合作恰好

二字看如此便好不如此便不好此其所人倫說見前篇以為法而仁之外即為不仁其義已見

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入之道語類

是方員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員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員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

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足故為人倫之至按至字與盡字微別盡字是活字

眼至字是死字眼至從盡處見語類自極分明非以盡訓至也此二字分際不清時文所以有已至未至能至可至

一派科譚而於至字之義愈益模糊也或問人之生也均有是性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

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而所由無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為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為萬世之法猶規

矩之盡夫方員而天下之為方員者莫不出乎此也故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一有毫髮

之私介乎其間則蔽於人欲而不得盡乎天理之全矣故仁與不仁其間不能以髮一出乎此則入乎彼不可以不

審其幾也按此固通下二節而言而聖人所以為人倫之至者自須以仁字作骨此肫肫其仁所以為能經綸天下

之大經也愚按下箇至字非為贊聖人乃正為法字立箇樁子在聖人原不為人法而然而人自舍此無可取法

然其所以為至者亦正從法見得不法固不見其為至也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

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

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

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或問小註問欲為君盡君道欲

盡。不是不可復加大意在。下句文勢止一欲字也。○欲為

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是二句。不是四句。欲為君而盡

君道者。必法堯舜。欲為臣而盡臣道者。必法舜。舜不宜說要為

人要底。欲字帶連着盡字。讀方是。○條辨二盡字。即從上

至字。生堯舜為人倫之至。是已於君臣之道。無不盡者。故

欲盡君臣之道。定是法堯舜而已矣。正足上至字。盡字之

意。○輯語有堯舜而道之至。乃見堯舜者。至道之體質也。

愚按。概曰。聖人猶是籠統字眼。實之以堯舜。而規矩立矣。

○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而巳矣者。再無別樣也。亦無所

不盡也。只這些子也。毫釐千里也。愚按。下反說四句。即而

已矣。三字之意。亦即對照仁與不仁。此三字直是通章肯

綮。○語類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是事事做得盡。且如

看堯典。自首節至終篇。都是治民底事。其中自欲明文思

至格於上下。是一段。自克明峻德。至於變時雍。又是一段。

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又是一段。後面又說禪舜事。無

非是治民之事。舜典自濬哲文明。以至終篇。無非事君之

事。然亦是治民之事。不成說只是事君便了。或曰。若論堯

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二典亦不足。以盡之。曰也。大概可

見。○徐思曠曰。須看所以二字。不是說大綱。到纖悉曲折

處。都在裏許。愚按。所以字。即緊注仁字。慢君賊民。便是不

仁。此處早已為道。二立。○爾軒張氏曰。堯舜盡君臣之

道。非有所增益也。無所虧焉。耳。後人之以堯舜為不可及

是。自誣其性者。也不以堯舜所以事堯事君。蓋不以厥后為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



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

哉。精義伊川曰：仁則一，不仁則二。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

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

則得其友，只是二也。或問道無對之言，奈何曰：此雖非

正為孟子之言而發，然其所言亦可深味。與所謂性善無

對之云者異矣。予嘗與人論此而問之曰：碁局之中，一路

者孰為對其人曰：是所以對夫三百六十路者云爾。其言

深，有會於予意，知此則程子之意可以推之。而無窮矣。

語類問：不仁何以亦曰：道曰：此譬如說有小路，而無窮矣。何

疑之有。○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猶言好底道理，不好底

道理也。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所謂夫道

一而已矣者，也。○慶源輔氏曰：仁與不仁，只是一箇天理

與人欲而已。才出天理，便入人欲。豈復更有他道哉。此古

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敢不謹也。○徐徹菴曰：此章

以仁字為主。前面說一箇堯舜，後面說一箇幽厲，正是仁

不仁底樣子。中間引孔子道二語，却是分擔兩頭見得出

乎仁便入乎不仁，無從中立，無可躲閃，故把幽

厲與堯舜對說，越見得自堯舜外更無可法。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

**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

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

可懼之甚也。說統甚言不仁之禍，所以深懼之。暴其民，讀

不甚亦即因其暴之甚與不甚耳。○精言生前蒙顯戮，死

後被惡謚，皆不仁之禍也。而惡謚之禍尤烈，註必至於此

專主惡謚。○雙峯饒氏曰：改是要改其惡謚，古人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

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作是詩託于文王所以嗾歎殷紂者其八章曰文王曰咨咨

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言商紂之所當鑒

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條辨詩人本欲厲王鑒紂而設為文王歎紂之辭言殷鑒

在夏以見周鑒在殷原有兩層孟子引之欲後人以幽厲

為鑒此之謂也內又添一層○按前言法堯舜後言鑒幽厲人即不敢希堯舜斷未有甘為幽厲者中間仁與不仁

為勞開兩路結尾棒喝分明偏撥更不留餘力矣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

失之集解以仁以不仁俱兼出心而措諸政天下皆實被其仁不仁而得失因之兩以字方有着落仁不外於

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不仁亦不外於好民所惡惡民所好主術既殊民情頓異三代以來未之或爽周尚未失天下而概言三代之失天下者東遷而後周室已亡故也孟子蓋欲為當世諸侯下鍼故特援三代以起案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興存以仁廢亡以不仁上節就已然者言此節以必然者言見不獨三代為然凡為

諸侯者不可以不知所鑒也○述朱下節類而推之上自天子下逮庶人莫不皆然而孟子立言却諸侯是主觀此

節可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

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新安陳氏曰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者然也按集註亦特下此句為下

節今惡死  
亡起案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精義尹氏曰孔子有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而後世曾莫

省夫仁而為之也。慶源輔氏曰上章第言道二仁與不仁與不仁與不仁之事而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不仁之禍皆必至之理也。說統此承上章仁不仁之意而推言之雖自天子說到庶人却以國為主點醒世主處全在惡死亡三字蓋因其所惡而進之以強仁也按前篇云惡辱而居不仁此則不惟惡辱而直云惡死亡不惟居不仁而直云樂不仁則其詞益危其意愈切而世主卒莫之省悟悲夫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

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

放此說統此節概論自反道理當如此非惟不尤人且有借鑒於人意既曰愛人治人禮人矣則不親不治不

答其失在人不以為人尤而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自脩若借之為吾砥礪而所以勤施之者不倦此是何等心腸然在本節尚是只虛論箇道理到次節方實以自反工夫着落在人身上不宜預奪。集解仁智敬是體愛人治人禮人是用人身上不治不親不治不答是驗非我方愛人便要人親治人便要人治禮人便要人答但到不親不治不答則必我之仁智敬有未至矣安得不反反字內便有脩省克治體行推廣愈加愛治禮意如反其仁務使立必俱立成不獨成反其智務使知無不明處無不當反其敬務使外致其恭內積其誠非空空自反已也此皆道理上合當如此。仁智敬就人君說三人字統臣民言有以入字並下天下歸俱指鄰國之君言者非是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已謂

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

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精義尹氏曰有是實則有是

賢說話是趨上去更無退下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

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

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都是趨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

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已教人不親也休治人不治

更不反求諸已教我不治也休禮人不答更不反求諸已

教我不答也休我無禮無智地得你不答更不反求諸已

智我地得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又曰堯舜其猶病諸聖人終

是不足按此皆極言人不可以不自反承上文所言三項

事理坐實反已責成自身故一章緊要只在行有不得二

句蒙引愛人其所親者也禮入其所敬者也治人其所

統泄者也身之所接只有此三類耳然此以所接之人言

則盡矣若以事物言則未盡也人有眾寡事有大小理有

精粗故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按皆字只就上三項

括盡事理見其無少欠缺故集註以詳字貼之非謂三者

外別有頭項也本註自明大全小註轉生鶻突慶源輔

氏曰自治詳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天下無不歸雖極

得註中自治益詳意不知自治益詳乃指皆反求諸已句

非另有正身之功即所謂皆反求諸已亦即在前節說到

盡處耳非謂仁智禮之反猶區區而此更進一步也○其

身正即在反求內天下歸即在身正內節節要倒縮上去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是字之極與則字無甚異○條辨身正自反之極又進一步說按此

解見前篇

雙峯饒氏曰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永是無間斷之意○條辨永言配命正是自反之

實功正身之實事多福自我致之便是天下歸之效驗此

處引詩不重自求自字與仁則榮章不同○說統重永言

不重自求蓋反求之心無期效之心故也愚按反求者固無

期效之心到得身正而天下歸則多福亦何非自求者此

以見天命人心之總會皆不外反○亦承上章而言得條辨

求而得之引詩正是通章歸宿處

下係於我之仁身正故也失天下係於我之不仁身不正

故也上章推言不仁之禍此章推言行仁之本○紹聞編

此章亦承上章蓋為當時之有國者而言然此章工夫細

密於學者最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是盡己工夫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是推己工夫

夫聖賢學問只有此二者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

恒常也

是人所常言非諺語之謂

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

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

慶源輔氏曰人之常言雖自有序而但及其外君子

之論則必究其本而無有外遺得其本則未可舉矣○按

皆曰天下國家在人言只是口頭語未必先安排箇次

序自孟子推說一番其言天下而即繼以國是天下之本

在國也言國而即繼以家是國之本在家也至家之本在

身則又因其所已及推其所未及蓋必由家而推本於身

并上二本字亦歸實地不然上止可云序不可云本其言

本者意在以上二本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新安陳氏曰

字引起下一本字也

正則天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

歸之意

本為是故也

輯語三句魚貫而下身字本粘定家說但一氣讀看則壹是皆以身為本意隱然言下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雙峯饒氏曰此是兩項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宦之家○說統古者卿大夫皆世其官所與共社稷者故曰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

怒也語類問不得罪於巨室曰只是服得他心按集註揭心者兼之以外註處置得宜之說則所以服其心者盡矣

○潛室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

理而不致怨於人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

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劉向新序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

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祝主君

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

必再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

在傍諫者得人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復之

日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公佛然作色曰吾

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麥丘

邑人拜而起曰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嬖左而謝之君能赦

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

也莫為謝至今得罪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

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慶源輔氏曰君人者不正其

身所為乖戾則致人怨怒其勢必自世臣大家始故麥丘

邑人之言亦先及羣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慕字解作

臣而後及百姓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集解由巨室

之當深看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慕以至天下

即所謂政也溢字從沛然生四海極言其所至之遠蓋

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

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蒙引為政不

孟子集註本義卷之七 離婁上 三十一 課本

孟子集注卷之六 離婁上 三

侯皆以德教之不能廣被為患而不知其本之不脩故也  
故孟子云欲德教之徧及於天下自不難也其本在正其身以不得罪於世臣大家則舉國慕之天下亦慕之而德教自然無遠弗届矣為政果何難哉尋常讀者皆不知為政不難一句從何而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發蓋下文自相應也

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集解此承上章本在身而言巨室之所慕緊從我身之正無可取怨

怒來兩之所只歸本君身言兩慕之非必國與天下之人探討巨室消息人心不約而同身無不正自然無不服况難服者先服尤為素所取信者乎五○林氏曰戰國之句是急遽底語氣總以不得罪句為主

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

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

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興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

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語載唐書

正此類也程氏復心曰林氏謂不脩其本亦指身言

之言亦非謂養以係戀之私恩處置得宜所行者太公至正之道正是脩其本耳○集解林氏巨室擅權云云似專指跋扈一輩人說祖此輩最是難服能服其心則身之能脩可知其為世篤忠貞者悅慕自不待言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

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勿齋陳氏曰萬善之足全

體具焉。是曰大德。全體之分。片善存焉。是曰小德。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新安陳氏曰：小德小賢者居下位，大德大賢者居上位，位與德相稱。是上之人處之各當，故小德小賢見役於大德大賢，有道之世，惟德是視也。若力之小弱，見役於力之強大，無道之世，惟力是視耳。○翼註：德以所蘊言，賢以其人言。小大天者，理勢之當然也。語類：小以土地言，強弱以兵言。天者，理勢之當然也。役強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四書通集註嘗以天為理之自然，此以天為理勢之當然。皆彼則純以天理言，此兼以人事言也。○輯語：孟子德力道而順，強大天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為主，然有道無道，是在人為。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亂而已。看三代以後，天下之存亡，皆以強弱大小為斷。可見孟子之說精，不然則三代以下，無天矣。若謂強大相役，便是天理，此却不然。朱子所以辨同甫漢唐之論也。○條辨：有道之天下，勢隨理轉，故小德小賢見役於大德大賢，固理之當然。不必論勢而勢亦從之。此勢在理中者，也。無道之天下，理隨勢轉，故小弱見役於強大，固勢之當然。原不論理而理即因之。此理在勢中者，也。按此，即朱子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之說。集註所以只用合訓，未嘗分貼有道無道也。○說統：此章不是教小國受大國之命，全是激發人之不受命者當師文王為政於天下耳。通章重回天不重順天，却即隱隱為回天伏案。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慶源輔氏曰：絕物是與物。



睽絕也。絕物則絕於天矣。景公之言宜若可取。然景公之齊。即桓公霸諸侯之齊。雖時勢下衰。苟振起作新。獨不在我乎。而顧為是異言橫涕。孟子姑取其說。以證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其萎爾自弄之罪。未暇議也。○按此固證上順天。然細按文意。却是就他涕出為恥字生根。引起下節漸信。到師文王上去。非認真以齊景公為無道之正法也。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脩德自強。通章主意。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象引

公節。是順天者存事。今也小國師大國。節是逆天者亡事。故集註云。不可得也。言必不免於為人役。否則必有危亡之禍。憲按此條。亦不宜看論。今也文法。似是與齊景公對說。論孟子大意。却是層遞說下。引入師文王着意正。

在箇恥字。猶弟子而恥受命。不是真要他去受命。只言徒恥。亦無益耳。○說約集註。不可得也。四字妙。正解是猶弟子。句。○輯語。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不是詞其不受命。正詞其為弟子。不是怪他恥。正是怪他師。不是怪他要他知所恥。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

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集解。如恥之緊從。恥受命作轉。莫若師文王。正對師大國。下針文。主

是諸侯能行王政者。且以弱小而致強大。正是能回天底。樣。子。故獨舉之。以勉當時之諸侯。註文王之政。舉而行之。即含仁字在內。蓋逆天既不可順。天又不甘。莫若五年七師文王。以行仁政。則回天在我耳。但仁字尚宜渾。五年七

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新安陳氏曰：不師大國，而師文王，大國所乘之勢稍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五七年之餘，餘人心奮氣勢回，而小可大，弱可強，大國反為吾役矣。○雙峯饒氏曰：賢德以理言，太小強弱以勢言，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使勝了這勢，如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為紂所役，此可見德足以勝時勢處。○說統必為政於天下，句要看，不惟化小為大，化弱為強，抑且化無道為有道。○條辨前言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此下乃言脩德以回天者，非又一箇意思也。有道之天氣化與天心相違，惟氣化衰，故人事失，而巳無道之天，則氣化亦可轉衰而為盛。此有德之君，轉回氣化實有當於天心，逆天乃正，所以順天耳。○大國如秦楚，小國如燕韓，五年七年皆言其速。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

何乃有益耳。慶源輔氏曰：程子之言，所以啓發學者至矣。燭理既明，而經歷之久，思慮之深，則自然見得。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

好仁天下無敵。裸音濯，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此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其四章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

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其五章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集解：侯服，裸將，乃武王克商後事。此引之以言文王者，武王之功所成實

文王之德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

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

新安倪氏曰周禮有秬鬯有鬱鬯以秬米為酒其名曰秬鬯將祭則築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酒名鬱鬯灌乃用之取其芬香旁達以降將助也言商之孫子眾多其數不但神鬯者以其條鬯也

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

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

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

也西山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按詩有商之孫子及殷士兩層重在孫子故集註用是二字遞下

也

天命靡常尤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其肯要也

眾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存疑此正文王為

政於天下之事以見其可師仁不可為眾是孔子釋詩之言乃承其麗不億句說下二句又放開說因文王而泛言其理也

蒙引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俱是孔子說好仁便是師文王天下無敵即上文必為政於天下據詩天命靡常言之也到下文今也字面方是孟子自說當時

仁字是通章骨子師文王師其仁也到此方從孔子口中出

不可為眾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語類仁不可為眾為猶言難為

兄難為弟之為言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眾去抵當他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集注

卷七 離婁上

三

敦復堂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

王。是不以仁也。不以仁。如何能無敵。不以濯。如何能執詩

大雅桑柔之篇。此芮伯刺厲王之詩。其五章曰。為謀為毖。亂况斯創。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

濯其手乎。引詩只點醒誰能二字。師大國而不師文王者。可蹶然變計矣。不以仁三字。是通章結穴。只

以詩詞寫照極。間冷極痛切。○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

仁。則天命在我。新安陳氏曰。勢之強弱。亦天所命。不能自強。則聽命於天。而為強大所役。如齊景是

也。脩德行仁。則道德足以勝勢力。而天命在我。師文王而為政於天下者。是也。○語類今之為國者。論為治。則曰不

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為非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

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聽天所命者也。按此條說透世情。有志之士。當痛自警省。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

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

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存疑菑深於危。亡深於菑。危險道也。將近

菑也。菑患害也。猶未亡也。○雙峯饒氏曰。要在看樂其所。以亡一句。他只愛那荒淫暴虐。所以取亡底事故。雖危自以為安。雖菑自以為利。孟子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

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

於敗亡也。西山真氏曰。自古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而二君不聽者。

敦復堂

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逃繆以危為安以菑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易至此者私欲障蔽而失其本心故爾武帝垂耄而能聽田千秋故漢不至於亂德宗播遷而能聽陸贄故唐不至於亡信乎不仁而可與言猶可以存其國也○徐維安其危利其菑要看看兩其字樂其所以亡要看看其所以字人主雖不仁亦未有以危為可安菑為可利亡為可樂者而無知其所以為安利樂者即其所以危菑亡者也末二句非謂不仁可與言便不亡國敗家正決其必不可與言以歎息之○首節正為自取二字立案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或問小註此節須照自取講下節斯字便是自取意愚按歌中只合就可

以字間間唱歎照自取尚在有意無意之間方留得聖言兩斯字地○可是水之可非孺子可之也兩斯字亦已在

隱躍間○新安倪氏曰漢水東為滄浪之水見禹貢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

按兩可以孺子本無心之

作有心之聽兩斯字即從兩可以生自取即從兩斯字生見濯纓濯足非濯者為之乃水之清濁自取之也所言者水而指點提撕之意不在水又清濁本是不說而於下句着一矣字語意却隱隱側重濁一邊方見得本文自取二字為首節點睛下節自侮自毀自伐都即此相為貫注絃外之音最宜領取○味一矣字一也字詞危情迥所與小子了寧警戒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新安陳之神全在此耳順也按此只帶說或因總孔子所以為耳順也遂以此節當之殊泥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

而後人伐之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雙峯饒氏曰自侮是不自重適所以召人自毀也國不治是自伐也○按必字然後字亦即上文兩斯字之意總見得皆其自取無與於人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集解引書只重一自字以明上文自取之意○見世主不得歸其咎於人曰自○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作孽見世主不得諉其數於天

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集解心存則仁心不存則不仁得失對存亡言幾字對著字言心存者但於事理得失之微處便能審之其心亡者雖於存亡之迹已昭然者猶不能分辨之也通章只就不仁者言至末亦只言禍之自取總註概論其理

耳○說統通章言敗亡之禍皆不仁者之所自取總是激悚他受言聽諫意○句句是不可與言句句是要他聽言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西山  
真氏曰此章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二言○愚按開章舉桀紂為例便是今之諸侯樣子從失天下轉入得天下便是為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伏案從得天下轉入得民得心正與桀紂失民失心相為對照而實指得心之道不外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也蓋所欲所惡民之心也與聚勿施是即所以得其心之道也○輯語玩爾也二龍錯所謂人桀紂與亡之判不外是也○輯語玩爾也二龍錯所謂人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

孟子卷之七 離婁上 七 敦復堂

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南軒張氏曰所欲與聚非惟壽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為得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問

小註第二節正申明上文得心不外與聚勿施之意○輕語首節是上感下次節是下應上說應上正所以滿足感下之理○新安陳氏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即所以不民也故民歸之○說統此與下節相連看俱重歸仁意水就下獸走壙是狀其歸仁之勢歸則不待毆而况又有不仁為之毆者其歸豈不益速耶

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毆與驅同獺音

紂也 為去聲 毆與驅同 獺音 鷓 音 雀 同 鷓 諸 延 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

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新安陳氏曰彼指湯武此指桀紂如魚爵之可生全者在淵叢而得免死於獺鷓也此節又以足上文歸仁之意○存疑承上言民所欲在仁則所惡在不仁而不仁者適為之毆耳故為淵云云故字分明是承上面意思說二節只是一項事蓋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離乎彼則合乎此也○愚按理固如是然論情勢却是於一氣承接中自有進一步意如魚自歸淵而更有獺以毆之於叢爵自歸叢而更有鷓以毆之於叢民自歸湯武而更有桀紂以毆之於湯武三為字極刻酷極森竦須與提接分明但不可失却故字語脈耳○

衆引此以上皆泛論下方入時事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之歐矣雖欲無王不可

得已好為王並去聲

南軒張氏曰非利入之為已歐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耳循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為漢歐隋為唐歐季世之君肆於民上施施然自以為安而不知其為人歐哀哉○蒙引民心離乎彼即屬乎此有所屬生於有所離但戰國之時七國之民多是離心者而無一人能行王政以收之耳故孟子拒腕太息曰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歐矣○集解有桀紂民才歸湯武然必有湯武才見桀紂為之歐不然則此歐之彼彼又歐之此徒為無用之歐耳此雖欲無王不可得也○說統通章皆是激發世主本意在此一節上評論民心歸仁以引其端下申明好仁當速以足其意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

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

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

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王氏曰艾以久為善不畜不足

不足以拯國之危○四書通三年之艾不能畜之平日而自今畜之猶可也○是故為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精言久病須乾艾以療久困須深仁以解然三年之艾非可猝辦失之於前猶可畜之於後不然終不可得也歷久之仁亦難猝期急之於始正當勉之於終不然終不能濟也久病久困之喻也乾艾深仁之喻也首二句無急求意急求意在激發又危言以動之見得一失機會必致死亡不可不猛省下手志於仁耳志字極有力非發憤自強及時圖治不為志於仁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見前章淑善也載則也助胥相也言今之

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慶源輔氏曰至此則雖聖人亦

未如之何矣詳味引詩之言令人惕然警省有不吝自已

者矣新安陳氏曰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

欲與聚所惡勿施能如是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

將國民以歸之其王天下也孰禦○精義尹氏曰得民心

無他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而已矣不

能為此至於困憂辱陷死亡而不悟悲夫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

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

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

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類語

言非禮義謂所言必非詆禮義之說為非道是失之暴戾

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謂其意

氣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絕以為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

美而彼以為我必不能居仁由義是不足有為也自暴者

強自棄者弱又曰自暴是剛惡之所為自棄是柔惡之所

為○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

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是如何是他恁地自暴了這箇

更不通與他說到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在

你如何只是我做不得這箇是自棄不可與有為○精義

伊川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按此雖非孟子本義然

或問以此言至為深切學者不可不痛自猛省也又曰行

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

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為君子

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

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此精義所載第三條詳見論語下愚者。自暴故也。人孰不可以為善。難與為者自棄故也。人皆有可得之資。而自暴棄之是足哀矣。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吳因之曰：此與上孟擇術章要說得有辨。蓋彼處安宅只與危反對便了。此處安宅

正路則自上文言非禮義及吾身不能居仁由義生來見。仁義本至美而無可非亦自有而必可能此曠之舍之者。所以為可哀也。蓋論仁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語類：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自入身言之則有動靜自理言之則是仁義。

集解：仁義都各有體用。而以仁義對言。則仁為體而義為用。故安宅以所居言。屬體。一邊。正路以所由言。屬用。一邊。兩人之即從上兩自字。生言此仁乃人所自有之安宅。異乎從欲惟危。此義乃人所自有之正路。異乎行險徼幸。見得人之所以為人者。非此無可居。非此無可由。如之何其可暴棄。○上兼言禮義。此只申言仁義者。禮以義起。言義即可以該禮也。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或問：曠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而由其所不可由之途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南軒張氏曰：仁言安宅者，謂其安而可處也。義言正路者，謂其正而可由也。是二者性之所有也。曠之舍之，以自絕其天性，不亦可哀乎。○集解：哀哉二字喚醒。○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暴棄者最真。

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按總註自絕字兼自暴自棄者而言不必依大

全諸家謂後二節專為自棄者說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

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

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四書通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

親之長之是事。事即道中事故。註只以道言之。○或問小術。正是孟子大醇而無小疵。當時以為迂濶難行者。試看聖人功用與帝王治化。何一不在親長中流出。孟子特為

妄求者實實指明○輯語求遠求難明對當時邪說功利諸家舍却根本言道言事故特地指醒箇目前現成道理與他看耳全旨自當主立教擇術者言不是家喻戶曉也但末句却就天下人身上看正見道理只得如此故立教擇術更無事外求耳○上二句是喚醒他岐塗末句是指示他實地指示正所以喚醒也○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平只就上面分出箇景象各目來絕非兩層方見得最邇最易而字是直指語非轉關語亦非推一步語也○翼註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皆孝子悌弟道德一風俗同此即是天下平非由此而後可平也○徐微茲曰天下平不是遠且難親長而天下自平不必求之遠且難○南軒張氏曰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其本在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率之而已親親仁也長長義也仁義本之躬而達之天下豈非道之邇者乎天下所以平者實係於此豈非事之易者乎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按大全專收此說亦不為無見但本文只就道理上當前指點為求遠且難者下針責成倡率意止合於言外領取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

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或問獲上信友悅親誠身皆以有道言之世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諛悅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詭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冥行助長而求以誠其身者皆是也孟子之言固已開其所入之途矣而其交徑別岐亦不可以弗之表也○呂氏論明善直以為凡在我者皆明其情

狀而知所從來殊不知天下事物之理皆有所謂善要當明其當然而識其所以然使吾心真知善之為善而不可不為是乃所謂明善者若曰知在我者之所從來而已則恐其狹而未究於理也其於誠身直以為知有是善於吾身而己是未知孟子所謂誠身正謂心思言行之間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也按此辨精義中說亦可補正旨所未備○文集反身而誠見其本具是理而今不曾虧欠了他底○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翼註獲上治民悅親信友總先於明善以誠其身須以誠身游氏作主按明善所以啟誠身之端實即誠身以內事

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新安倪氏曰引大學

以證此章致知即所以明善也但誠意則以自脩之始言誠身則以自脩之成言誠意正心脩身皆該於誠身二字矣中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

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輯語首節

從事勢挨推有此節次到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並無節次要之誠身原不為順信獲而後誠之也聖賢從人情物理指點出歸根用力處須如此分明耳按悅親與誠身相粘屬固以親為身所從出信友獲上須自此而推然亦文法層通使然道理正宜通節融看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人各具理本然之理

此天道以在入之天言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

之當然也語類問思誠莫須是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明善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自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之道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着思有以實之始得四書通思誠即中庸所謂誠之其工夫皆兼知行言總註思誠為脩身之本是脩身以知行為先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為先也蒙引誠者天之道不要說在天之元亨利貞觀此註云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可見已在我了不應彼此不同思誠便是誠之故註用欲字思字是要做工夫工夫實際却在誠字內愚按語本中庸却換得一思字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思字內自包得博學一節又孟子平日嘗以弗思警人則此處特下箇思字正當日喫緊示人之旨

至極也集解思誠之功至於極處便是至誠合訂方其思誠如十分內有五分七分誠也

內有一毫未誠其誠亦未至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必到至誠誠之量乃無不盡

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紹聞編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

底豫是也舉一可以例推。語類問此是以實理見之於用故便有感通底道理。不是以實理去見之於用只是

既有其實便自能感動得人。輯語從思誠至誠是以入合天功用惟同此天

故思誠者無不至惟同此天故誠至者無不動按上節所以必從天道領入者此也。集解既謂至誠未有不動又

我不誠未有能動句正見思誠之為要而獲上。此章述信友悅親之總歸於誠也。有此一按通身皆熟。

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

本。條辨脩身工夫濶思誠之戒欺謹獨為脩身之最緊切

之處故曰思誠為脩身之本思誠之工夫亦多端而明善

之格物致知又為思誠之最緊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

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慶源輔氏

曰明善者大學之本誠身者中庸之要於此見大學中庸

之相為表裏曾子子思孟子之相為授受者益不可誣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養並去聲

作興皆起也。言文王起而為方伯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

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

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

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慶源輔氏曰恐太公後

來有求仕之意故明辯之太公之初歸周無是意也觀孟

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條辨兩箇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則文王養老之政已在先矣。孟子序說不重二老來歸却重文王養老之政能感得動二老如此便有天下歸之勢矣。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

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度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輯語有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

之學有超越天下之才識有歷練天下之精神方承當得天下之大老五字天下之父言齒德

皆尊如衆父然輔氏曰衆父二字出老子集註借用之其義則謂衆人之父耳既得其心

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集解末二句見文王養老之政深入二老之心即無不深入天下人

之心父子字只形容人心不約而同意勿深泥却正見語妙○蒙引此言文王所以為政於天下處○南軒張氏曰

張良歸漢項氏以亡孔明在蜀炎綱幾振亦庶幾為當時之老者其所係輕重固如此○精義尹氏曰養老尊賢國

之急務也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

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輔氏曰蕭何之說只欲為此以圖天下

下有為而為所謂私也文王之為此則初無所為也行吾義而已所謂公也二老之歸乃其自然之應耳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蒙引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

是文王之政也所謂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使養其老者也諸侯有舉而行之天下之民豈無自海濱而至者而四

方之民亦且襁負其子而至矣○愚按文王之政不獨養老而二老來歸却以善養老為言蓋至於善養老而常日

之民無不各得其養矣觀盡心篇五畝之宅云集註以為此文王之政可見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條辨引求附益為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緣起意在從富國引入強兵○說統首節是例次節是案末節是斷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

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

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精義范氏曰天地大

位曰仁孔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時則逆天地之理猶為不孝况於人命可不重哉尹氏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也戰國之戰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求富之為之強戰是何異於助桀而富桀也○蒙引率土地率字與率獸之率同○慶源輔氏曰罪不容於死所謂死有餘辜也○精言此章以強兵為主即富國之罪以甚強兵之罪也看况於一轉自見前從富國引入末以富國陪勘總見強兵之罪大辟草萊任土地乃正爾時富國之徒非泛舉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與辟

關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

墾也在土地謂分土授民使在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

商鞅開阡陌之類也語類問如李悝盡地力之類不過欲

次於刑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為民但強占土地開

墾將去欲為已物耳皆為君聚歛之徒也又曰如李悝商

鞅他欲致富強而已無教化仁愛之本所以為可罪也○

文集阡陌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

辨其橫縱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遂田之疆畔制其廣狹

亦縱則遂間百畝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洫縱而徑塗

溝洫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洫間千夫而畛道為阡

阡陌之名由此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其外與夫

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

縱橫而命之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洫二尋則丈有

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二

軌則幾二丈矣此則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非

虛棄之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

有不得不然者周末世衰法壞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

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

入於公上者商鞅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悉

除禁限聽民兼并買賣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

煩擾欺隱之姦懇闢棄地悉為田疇而田皆出稅以覈陰

據自私自之幸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

意於此盡矣○存疑此章重率土地而食人肉上故以善

孟子集注

卷七

離婁上

早

敦復堂

戰國合從以擯秦之類是也連結諸侯使相結約如蘇秦說六

是專主於富國上則虧壞先王之善戰為次辟草萊任土地

膏血如秦之商鞅論其罪更大然比之目下使人肝腦塗

地者未免有間故亦次於上刑○說統此節只分兩等兩

次之即次於善戰者耳○愚按孟子如羣凶對鞫罪案自有差

等然而皆在不赦也○愚按孟子如羣凶對鞫罪案自有差

隆禮此輩勘定爰書一片婆心千年錄案

○孟子曰在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子音牟瞭音了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

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

神散而昏精義伊川曰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尹氏曰存乎中必形乎外不可匿也慶源輔氏曰心正

則安裕完固故神之見於目者精聚而明白心不正則驚

惕掩覆故神之見於目者渙散而昏暗此其所謂不能掩

者也○自體察之可見神若不在則目雖見物猶無見也

都不能有所識別矣○蒙引眸子人心之符契天機之自

露者也○存疑不能掩其惡正是良處下四句正不能掩

其惡○翼註重不正邊方應不能掩其惡人焉度哉亦重

不善邊○世無自匿其善之理○梁無知曰憑你良心喪

盡此眸子之存乎人者到底不由你遮掩所以莫良心喪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廋反廋音搜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

矣說統知言是孟子一生大學問此非把聽言撇却玩本

文也字中氣則聽言只據現成說如云以言而參之眸子

則人必無可躲閃處人焉廋哉非說人不能掩過說我

如此觀入定不為人所掩過耳此言與孔子人焉廋哉之

言同而為說則異孔子是詳審法孟子是直截法○愚按

不知言無以知人聽言自是觀人常法此於常法外更添

觀眸子乃是孟子獨辦隻眼處味○也字兩項相為粘屬

若因此謂可撇聽言則非語意矣○紹聞編聯以自語也

則目亦言也然是有意者此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是自

然之符如以目動而言肆知其情是以二者並察之也按

瞬同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按集註又

出此層乃正見得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非謂聽言可抹

撥也○南軒張氏曰學者讀此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

教復堂

知檢身之要。私心邪氣。其可頃刻而有耶。一萌諸中。而昭昭然不可掩矣。可不懼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

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淺說惟恐不順欲聲音笑貌

偽為於外也精義尹氏曰聲音笑貌無其實也。○翼註聲

○雙峯饒氏曰孟子就侮人奪人說見得非泛言恭儉之態

時國君必有名為恭儉者但無故而加兵於他人之國便

是侮人無故而取人之土便是奪人安得謂之恭儉。○四

書通孟子嘗言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蓋惟恭者

必禮下而不侮人儉者必取民有制而不奪人不侮者恭

之驗不奪者儉之驗否則惟恐人不順已驕侈之欲耳書

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不侮人不奪人是實事恭儉是實

德有是實德則有是實事無恭儉之實德則聲音笑貌載

爾為耳天理人欲之分誠實虛偽之判也。○按聲音笑貌

粧點故作正從惟恐不順而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

正與惡得為恭儉句相足。○條辨當時人君為恭儉被

其籠絡者也道他是恭儉置平日侮奪人之事於不問彼

亦自謂可裝飾得來矣孟子却以惟恐不順窮他侮奪

之真情而以聲音笑貌著他偽為之末節底裏盡現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

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

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

淳于姓髡名齋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

受以遠別也此禮之經也。○記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

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曲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

禮男女不親授叔嫂不通問授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

益子集註本義重刊 卷一 離婁上 三 敬復堂

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或問小註

叙留案。嫂溺則援之以手。一句原從禮字轉出。語類事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北溪陳氏曰。權字乃就稱錘上取義。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乎。亦猶人之用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似又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慶源輔氏曰。若是經禮更何須權。惟是那經禮及者。也不得處。故須用權以取中。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若權而行不得中。則陷於漢儒權變權術之域矣。豈可謂之權乎。而新安陳氏曰。此乃禮之權。而不背乎經者也。存疑。孟子子所謂權在道之內。是所謂權在道之外。事處其變。常道不可行。於是因而通之。而初不失乎道。是謂在道之外。說統權道。所以濟禮之變。則權乃所以為禮。髡意不在問禮。只要討出箇權字為下。諷言張本。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

之正道也。按溺字援字。即借上文字面。影說諷言之意。此是淳于掉弄唇舌處。其曰夫子之不援。何也。隱

見得。有可援之權。如何。但知援嫂。而不知援天下。便自。有孟子平生種種不合時宜意思。在註中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乃是預照下文援之以道而言。在髡意中。只是諷他從權正坐。不知有道。所謂道外之權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

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

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或問小註。古人所以救世。以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七 離婁上 聖 教復堂

哉。南軒張氏曰：不授受固禮之經。嫂溺則遭變矣。援以手者，遭變而處之，道當然也。不授則失道而陷於禽獸。然則其權也，豈非所以為不失其經也？與？因言孟子之在今日，似當少貶其道，用權以救世。孟子謂天下之溺當援以道，若道先枉，則將何以援之？孟子之不少貶，以求濟是，乃援溺之本。天下之大經也。○輯語所以不援，卽是以道惟其以道，故人見謂不援耳。以道不援，作兩層說，便隔按。援之以道，此孟子體用合一之學。幾何足以知之？卽權亦豈其所曉？但知以手便認是權了。○此章言直已守欲手援天下乎？正對付此輩極奚落語。

**道所以濟時，枉道，狗入徒為失已。**  
按：天下溺，援之以道是此章主旨。句權止，因幾之問而及之。與論語共學章言權自別，蓋彼處重權字，學道須至達權。此處重道字，用權全在守道。權者，權於道中，非權於道外也。味總註當與陳代章枉已者，未有能直入參看。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或問徐氏引穀梁子曰：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不以不教為罪，而以不就師傅為罪，亦善引。

善引 据者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蒙引：少讀此章，每疑孟子全以精論，而不根據天理。既而熟讀數遍，只為勢不行也。一勢字而解，何則？父之教子，理也。其欲教心也。而不親教。

者。勢也。理無不可。心無不欲。而勢則有所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下正見。勢不行處。○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此亦為常人之為。父子者而言。若聖賢自無此事。○條辨勢不行。乃是為愚不肖之勢所屈。不得不易子以全。○恩。非父之勢不行於子也。○說統子弟賢智者。少愚不肖者多。此就人情多處說。○翼註惡猶云非美事。相夷則慈孝兩失。不美甚矣。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翼註易子

以已子而教之於人。相易意不必過泥。○朱子亦嘗送其子往婺源從學。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精義楊氏曰。不教不親教也。父子之間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

其勢必至於責善。○南軒張氏曰。養恩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師仁之篤。而義之盡也。○新安陳氏曰。父子主恩。朋友責善。當主恩而行責善。則傷恩而易。至於離矣。離是情誼乖離。○王氏曰。父有爭子

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

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雙峯饒氏曰。王荆公所謂爭則下氣。

怡聲和悅以爭之所。謂戒亦訓勅之而已。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

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新安陳氏曰初言事君事長皆事也事親

為事之大守國守官皆守也守身為守之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二貫為一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即是守身能守身方能事親與前章悅親在於誠身同意○翼註事乃承事之事○吳因之曰謂之能事其親還有許多事親底事不是一守身便了但事親緊關處全在守身故歸重不失其身○說統守身內即含下養志意蓋吾之身親之身也戰戰兢兢惟恐有失將一身之精神念慮無息不通於親故曰能事其親○條辨陷其身於不義便是虧體非必髮膚有毀傷而後為虧體也才虧體即辱親矣更講甚事親之孝○按不失其身四句是通章關鍵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

此事親所以為事之本○新安陳氏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此守身所以為守之本○新安陳氏且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

二者平說惟其為本所以見其為大○翼註本與大有辨大是一件最重本是諸件皆自此一件而推○輯語大字只講包括本字才推究其實正是所以大處須從事親守身推究到凡為事凡為守者無不貫無不盡中間次第精密周道方得本字之義本對末而言由本至末中間正有條理○條辨事之本只就事上說守之本只就守上說只完首四句見所以為大意下舉曾子養親能養其志正所謂守身而能事其親者方完首節不失其身以下四句意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

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

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反扶又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

言事親獨引曾子正隱藏得守身之內觀於其言養志可知也

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

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此餘是現在盤

親志未形而曲以探之也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

與人也此有餘是在竈厨未出者必曰曾元不請所與雖

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

母之口體而已或問小註看下節所重在曾子曾子則能

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慶源輔氏曰養父母之口

心志者其思深夫子之於父異體同氣至親至密故事之  
者當先意承事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為至若必  
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況於先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  
惟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虧乎○新安陳氏曰此章

前以守身為事親之本所以論其理及後實之以事則惟  
舉曾子之事親而守身不及焉雖曾子之戰兢履得正  
而尤善守身而辭未之及集註於此一節只曰此承上  
文事親言之然觀曾子養志如此惟恐一毫拂其親之志  
欲子之不失其身尤父之志之大者一飲食間尚體承親  
志如此則立身行已間所謂身也者親之技也行父母之  
遺體敢不敬乎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南  
軒謂曾子能盡守身事親之道故舉其養志之事者最為  
得之○蒙引人子養志其目最多其體最大酒食一端特  
舉以見例耳如曾子之戰兢兢兢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  
皆養志之事也故曰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視於無  
形聽於無聲一跬步而不敢忘孝也○鄒東郭曰人都把  
必請所與當飲食細事看其實看數必字直是無一時才  
念不在親就是一頓飯間一餒一餘亦看做親意所存才  
能如此常常問必之云者無一次不然之辭也此豈一時  
口頭勉強得來與文主一日三朝問膳同分明是視無形  
聽無聲錫類不匱之孝○集解孟子引曾子之意固是要  
為養志之證但能守身然後能事親守身是事親前一層



道理。至於事親，又當養志，不當徒養口體。曾子惟能守身，故能養志。言養志而守身在其中。註云：承上文事親言之，而不及守身者，緣事親本於守身，意首節發之已盡。此節特舉養志以示人子事親之法，其實養志全從守身來。故謂守身算不得養志，則可謂養志不必補守身，則不可。愚按：守身養志論其事，則二原其理，則一講。家有謂末二節，但申言事親而不必幹入守身者，非是。○精言舉曾子以為事親法，必帶曾元說者，見同一養而口體與心志有別。本文此所謂若曾子，則可謂都分明借作一。樣子指點教人，原不為曾氏一門分別高下。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集解此為事親者說法，非

贊曾子註意甚明，本文者字指養志，不指人可也。須體會註中當字見事親必如曾子，這樣才是可。其必舉曾元伴說者，分明見不如曾子，便不可了。總以見得養志為事親之道耳。○愚按：章首事親守身，平起隨用，串講側重守身。

次節仍以二項相為對待。三節引曾子之養親歸於養志，未節即以曾子為例，單結事親似絕不聞顧守身者，不知事親獨舉曾子，正以其平日守身之故。而曾子事親之可，可其養志，益至於能養志而守身之道微矣。舉單結雙讀者，正須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善會。

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

之孝為有餘哉。精義明道又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

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為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乎？記曰：魯郊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為爾。人臣而不當為其誰為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才言可也，蓋曰：子之孝。

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  
 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  
 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  
 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  
 周公亦是使臣侍功而懷快快之心者必此言矣又曰臣子  
 可乎使分人臣侍功而懷快快之心者必此言矣又曰臣子  
 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言曾子為孝不可謂舜曾  
 子過於孝也○慶源輔氏曰孟子只平說去曰事親若曾  
 子可也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讀書不  
 可不熟讀玩味○輯語可者僅可之辭孝到十分只盡得  
 已分內事才少一分便是不是盡分耳細心體貼程子之意  
 方知可也兩字極下得穩○條辨程子發明孟子止曰可  
 也之意固有殊但本文不是許曾子之事親為可是說人  
 子事親若曾子乃可意亦微別○翼註程註  
 論可字意精然入孟子口氣不得須融會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  
 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

矣  
適音謫  
 閒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

也書曰格其非心或問小註格如合格愚謂閒字上亦當

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閒

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新安陳氏曰仁

本義用正包仁義言之仁義所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

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精義楊氏曰人與政俱不足道

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

過入處只是正已正已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

賢者多尚權智不以正已為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做不徹

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救時據時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

敦復堂

孟子集註本義卷之七 離婁上

在人君左右壞入君心術○語類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  
 精神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  
 默而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或曰  
 持之明義理將如何而格之曰孔子不能格魯哀孟子不能  
 設遇闇主將如何而格之曰孔子不能格魯哀孟子不能  
 格齊宣諸葛孔明之於後主國是皆出於一已將出師先  
 有排布宮中府中許多人後主雖能聽從然以資質之庸  
 難以變化孔明雖親寫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之凡  
 此皆是雖有格君之理而終不可以致格君之效者也○  
 人不足與適至格君之心非三句當作一句讀某嘗說此  
 處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忙連下句讀  
 若偶然脫去下句豈不害事○文集問惟大人為能格君  
 心之非若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可謂能格心者  
 然其效乃遲之於三年之後是其初亦未遽格也孔孟於  
 魯衛齊梁之君終不能改於其德後世若子房魏徵亦近  
 能格君者蓋亦幸遇二君之好謀能聽耳恐孟子之言理  
 則然矣而未見其人也曰雖有萬金良藥必病者肯服然  
 後可責其效若拒而不信或吐而不納固難責其已病之

功矣張良之於漢祖乃智術相投魏徵之於唐宗亦利害  
 相制耳大人格心之道恐非二子所及也○龔峯饒氏曰  
 大人是伊周之徒他人當不得○慶源輔氏曰大人者道  
 全德備譽望足以彈其邪心容色足以消其逸志非但取  
 辦於頰舌之間諫爭之際而已也○輯語格字有本有用德  
 有言責者則又不可微而潛移用也○人多說得一邊耳○  
 盛而自化本也知微而潛移用也○人多說得一邊耳○  
 統人適政閒不可謂不忠但救之於未流不若從本原故  
 工夫則用人行政皆舉之矣首二句便觀着格君心說故  
 日不足言所重不在此一正君而國定正見定國工夫全  
 在正君上與上文兩不足相呼應○淺說君心既仁則用  
 入行政皆無私而莫不仁君心既義則用人行政皆合宜  
 而莫不義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是君正莫不正也大  
 人一正君而國自定矣何必屑屑於用人行政之間費却  
 心力○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  
 也哉○  
 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

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出荀子大畧篇心既

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

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

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

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

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南軒

張氏曰：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蓋積其誠意，一動靜一語，默無非格之之道也。若心非未格，則雖責其人材，更其政事，幸其見聽而肯改易，他日之所用，亦未必是也。何者？其源不正，不可勝救也。心非既格，則人材政事皆將源源而日新矣。然而格君之業，非大人則不能。若在己之非，猶有未之能克者，而將何以盡夫正君之道哉？後世道

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材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而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

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

實。或問小註：書理在兩有字，要知毀譽未必皆實也。宜洗發。○說叢二有字，大有感慨見人情意料之外，更有如此不可知者。○集解：但言譽所謂揚人之善而過其實，是猶可虞之譽也。若譽出不虞，則全無是善而忽然稱揚，竟出此人意計之外矣。但言毀所謂稱人之惡而損其真，是猶以其本有不全而毀之也。若毀出求全，則人方刻意勵行而忽然非詆，竟與人之自脩相反矣。兩有字，乃理所不宜有，而竟有之，語氣極其危悚。脩己者不

可以是以遠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以輕為進退。四書通毀譽已自非

真况脩已而遽以是為憂喜必至於失已觀人而輕以是為進退必至於失人○輯語註中脩已觀人補出言外大意見孟子此章用處非僅作一番不平慨歎也二義中又脩已為重○說統譽已作好况復不虞毀已作惡况復求全學者須要自信得過○朱子曰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非吾人行事只揀箇是底行將去便是若必要面顧得人道好豈有此理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援源輔氏

曰謹言語自是君子之庸行何待於有責而後然○援集註特提出常人之情又以為有為而言則此語自是放下

一層說法味耳矣語氣似與推原實同棒喝輕浮淺率之徒正宜猛省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

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南軒張氏曰學莫病於自

足蓋古之所謂師者學明行脩人從而師之非有欲人師已之意也人師乎已從而以已之善善之其答問論辯之際亦有互相發者故教學相長也若有好為人師之意則是矜已自大之私萌乎中欲以益於人而不知其先損於已此其所以可懼也○愚按患不在為人師而在於好自足乃其受患之根也孟子因此輩病入膏肓故為直揭底裏若認作從為師起見便與要害無關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按章首先立此句為下章起案蓋孟子之責樂正子原在從子敖本章却未曾說出止責其來見之晚而意自有在故開章先與揭明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

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或問小註在言以發之後世依違顧處以至失身者都坐此病○新安陳氏曰從小人為失身一罪也不早見長者又一罪也孟子

且以後一罪責之○說統孟子責樂正子全在失身於匪人既從子敖來齊就是今日來今日見亦無解於罪孟子特就不早見長者上使他自己悟從子敖之非亦來見我口氣言外若舍別有所為而來意○蒙引此章只是責其見遲其實非責其見遲也下章之言但未發耳故曰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

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

樂正子之罪人也。新安陳氏曰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以勇於服義自以為罪亦可尚也○蒙引其勇於受責固可取然猶未悟從子敖之非也所以有待於下章之言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

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舖博孤反 啜昌悅反

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

其罪而切責之

或問予嘗攷於孟子之書王驩齊王之幸臣蓋嘗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故孟子使

滕則王必以驩為介未嘗與言行事於樂正子之家又不與之言焉則所正言以折之至其弔於公行子之家又與之言焉則所以絕之者深矣樂正子不察乎此而輕身以從之意者特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已故孟子以舖啜罪之而范尹皆以不能改於其德為樂正子之罪恐非孟子之意也必若其言則孟子曷為不與之言而使改與孟子之所去齊其事雖不可考疑驩以是積憾而去之也語類問樂正子從子敖之齊未必徒舖啜曰無此事豈可遽然加以此罪○饒峯饒氏曰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依王驩來省糧食之費視為無要緊事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將來王驩或薦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處孟子所以切責之述朱薦引事屬將來孟子責他不必

及此只當下失身便非古道按此孟子所以只切責他舖

啜○南軒張氏曰克既館於子敖則未免制於子敖故舍

館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處已不可以不

嚴而所與不可不謹也○說統徒舖啜也徒字可玩含有

不計其人之意按此為徒字正解○條辨玩徒字之意孟

子雖非有意諒他却正不失樂正子本分何也他人從子

敖或借此為逢迎之術干進之階有不但舖啜而已者而

樂正子徒然舖啜此外固無事也按如此看徒字亦有

然畢竟非切責語○集解人謂徒舖啜也四字難當吾

謂只子之從於子敖來一句已難當下句正是釋上句見

從他來別無所取只因這些小便宜遂至失身而不惜徒

字不是諒他正是鄙他猶云求其故而不得徒為此爾語

意十分嚴冷故下復以學古之道豈為舖啜計而之道何其尊

舖啜之事何其鄙學古之道也今日乃見其罪下二句切責之

自意外者故曰我不意上二句正其罪下二句切責之○

或問小註此章書必須詞

孟子集註本義匯考 卷七 離婁上 精 敦復堂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

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

之中無後為大

慶源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雙峯饒氏曰此三者不

是尋常不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

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絕祀則不可○條辨此章原是論義之精者雙峯說最善發註意但不娶無子

一條或亦有以他故而然者雙峯因欲照舜立說遂專主告不告言耳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

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集解權而得中不是

漢人反經行權之說此權字亦只是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之義不告而娶是舜善於用權處以繼祀與稟命較

則稟命輕而繼祀重稱量之知所重在此不拘於稟命之未節以全乎宗祀之本義是為舍輕取重此不告所以為

猶告也猶告斷案總在為無後上只是變通以成已之孝不必兼委曲以成父之慈○君子以為四字乃自君子論

之如此非舜心敢自謂猶告也○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

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

也○陳氏曰體道謂全體此道於身與道為一者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

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新安倪

之大倫君親為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聞誅一夫未聞弑君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舜不告而娶



而孟子謂君子以為猶告此處父子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然惟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若未能然而欲引以藉口則誠得罪於天下萬世矣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

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

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或有問實之為精實何也曰言者有以實對偽而言者有以實對華而言者此所謂實

則以對華而為言耳曰何也曰以實對虛而言者曰仁義

理也孝弟事也理虛而事實此孝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

然以事為實可矣謂理為虛則理豈虛而無物之謂乎以實對偽而言者曰莫非仁義也惟孝弟發於人心之不偽此孝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然謂孝弟為不偽可矣謂凡

惻隱羞惡之發皆人之所為為可乎惟以實對華而言則以為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為本根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此說

為得之耳○語類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之實是華實之

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

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忠君弟長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

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底華采○此章緊要

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是長

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

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尊賢是仁義之英

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

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便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

字緊要○事親是孝從兄是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人

將孝弟低看了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直是如此

○問事親從兄有何分別曰事親有愛底意思從兄有嚴

專以從兄言之曰從兄乃事之當為而最先者又問事親豈非事之當為而不歸之義何也曰已與親乃是一體豈可論當為不當為又曰義是良知良能底發端處雖小兒莫不愛父母到長大方理會得從兄所謂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義發端處○精義伊川曰仁仁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道中別出○語類問伊川以為須自一理中別出此意如何曰只是一箇道理發出來偏於愛底此字便是仁偏於嚴底此字便是義又曰某怕人便說理一○西山真氏曰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只在事親從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焉發見欲為仁義者惟先體認踐行於此而充廣之則其道生生而不窮否則悠悠然泛泛然非可據之實地矣○仇滄柱曰實字當對用之廣說不可單對用言有子以孝弟蓋事親從兄本亦用也但是用中之實耳

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新安陳氏曰有子言仁渾淪本孟子言仁義分別言之故以事親為仁之實從兄為義之實集註謂有子之意亦猶此者蓋以本立於孝弟而仁

道自此而生與仁義之實盡於事親從兄而仁義之道其華采亦皆自此而生此意有相似耳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蔡氏曰既曰知斯二者又曰弗去者易曰貞固足以幹其事貞則知之真固則守之固朱子云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南軒張氏曰知必云弗去者蓋云知之而有時乎去之非真知者也知之至則弗肯去矣○慶源輔氏曰知既明則自然弗去如人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然不蹈也人既知親之當愛兄之當敬孰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而不敬者其有不愛不敬者蓋其智為物昏而知之不明非智矣節文謂品節

文章

語類問節文之文曰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又曰節等級也文曰互之貌○輔氏曰事親自有事親

之節文從兒亦然粗言之如温清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

有品節文理便是禮之實○語類問性中雖具四端五常

其實只是一理故孟子獨以仁義二者為主而以智為知

斯二者以禮為節文斯二者又曰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

義則又管攝禮智○輯語知弗去與節文是智禮而知斯

二者與節文斯二者乃智禮之實非謂智禮只是事親從

兒也須將上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

節註義例看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言孝弟之心

動於中也既有生

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言孝弟

也於外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言孝弟之形

也盛而不自知也○精義伊川曰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須

是熟熟方能如此○語類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

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

能自己只是要到此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握安

才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問如今也且着恁

地把握曰固是且着恁地須知道樂則

生處是當不得這恰似春月草木許多芽葉一齊爆出

來更不知其不得這恰似春月草木許多芽葉一齊爆出

無不知其不得這恰似春月草木許多芽葉一齊爆出

親意思及其長也知敬此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愛其

着理會孟子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須要常常

恁地要之須是知得這二者使常見這意思方會得到

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也二句上須是

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着檢點教詳密子細節節應拍方

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又曰樂則生如冰之流撥盡

許多壅塞之物只恁地滔滔流將去○張氏彭老曰孟子

孟子集注卷之九 仁離婁上 敦復堂

萌芽生則惡可已也。果木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枝之蕃  
葉之茂也。人心天理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足之蹈手之  
舞也。○輔氏曰：不知手舞足蹈，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  
舞也。樂之意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  
見。血脉自然流盪，手足蹈皆自然，而然不待心使之然。  
故不自知也。○輯語：手舞足蹈，不作形容，語老萊子衣  
斑，瀾跳躍作嬉兒狀，莫認作有心做也。曾子母嚙指而  
心痛，何手足之不關父母兄弟耶。○愚按：上四項每以是  
也。字指畫分明，至樂之實無是也。字浮出紙上，所謂孝弟之  
下。歎想不盡之神，句有是也。字與禮之節文，猶是守之也。  
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方識得大樂與天地同和，只是這  
些子。○蔡氏曰：智之知而弗去，與禮之節文，猶是守之也。  
到得樂則生而不知手足之舞，則化之矣。此學問之極功  
也。○按：仁義禮智四德也。此章乃連及於樂，蓋樂底道理  
亦即在禮中。自具節文，既熟則和悅自生。故禮先而樂後，  
而仁熟義精，見明守固，亦必於樂觀其深，不說到樂不見  
得工夫成就處。此○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按此二  
所為終之以樂也。

主腦。天下之道皆原於此。按此字切指事親從兄，天下之  
提清。天下之道皆原於此。道皆原於此，不獨為仁義之實  
矣。此四句先將五項道理鋪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  
開說。下方轉出工夫緊要處。  
節之密而樂之深也。按此章已悉語類中細體味之自見。○  
本原故特於事親從兄切指良心之發，以明天下之道無  
不原於此者。要人從此體認擴充其意，與親親仁也。敬長  
義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諸章之指畧同，而此於道理節  
節相生功候層層完備。尤歷歷指數分明，復得朱子總註  
與為融貫愈見得五者前後節次其中綱領詳明有體。有  
要學者但須從此領會，毋以講家諸說轉致治絲而棼。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  
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

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語類得乎親者不問事之是非但能曲為承順則苟有孝心者皆可然也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順了非特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於非義此所以為尤難也問不得乎親以心言不順乎親以道言道謂論父母於道如此看得不可為人不可為子兩字出曰人字只說大綱子字却說得重不得乎親之心固有人承順親色看父母做甚麼事不向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道也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所以又說烝烝乂不格姦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不順乎親所以說瞽瞍底是無一事不是處和親之心也順了下面所以說瞽瞍底豫○按順乎親言已能使親之心順了下面所以說瞽瞍底必順到得親之心自順方是順乎親故語類云和親之心

也順了所以說瞽瞍底豫順以親心言不以子心言○雙峯饒氏曰順親者父母所為合乎道子所為亦合乎道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諭之於道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父母之意未發我使道理承順其志而諭之於道為人子不但得父母之心又能諭父母於道方謂之孝○蒙引必其親順乎理然後我方為順乎親○翼註上節言舜輕天下而重事親下節言其善事親而因以化天下○按首句憑空而墮講家只作泛說勢遇之隆不知此正舜實事視猶草莽所性不存也後章天下之士多就之者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即此章註脚惟舜為然在上半節為倒裝句通一節看是橫擔前後句上三句坐得實下四句才接得警其意總在逼出舜盡事親之道耳○紹聞編不可以為入不可以為子此舜負罪引慝之心也舜之心如此所以能盡事親之道

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蒙引言舜盡事親之道瞽瞍雖頑亦有以致其悅樂

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

允若是也書堯典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言舜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不

至為姦惡也天禹謨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言舜敬其子職之事瞽亦信而順之也蓋舜至此

而有以順乎親矣上文得親本是親句故此專以順親言蓋盡事親之道乃果有以順乎親底豫

其順親之驗也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

所以事之者未嘗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

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化以子孝

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定以爲法

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

太孝也語類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

性南軒張氏曰事親之道人人具於性中他人不能盡而舜能盡之亦非有所加益於其間也盡事親之道而瞽

瞍底豫惟天下之至誠有以感通故耳又曰舜為法於天下豈特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可傳於後世萬世之為父子

者亦莫不定矣嗟予為人子者苟以大舜為不可及而不取法於舜是自誣其天性也欲取法於舜如之何亦曰

反身而○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

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陳氏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

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

有不是處耳。慶源輔氏曰孝子之心與親為一。凡親之過皆已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慝者此也。故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之語約而盡。質而當。萬世不可易。凡父母之不是皆已之不是也。已既是父母豈有不是者哉。○西山真氏曰舜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不以父母為不是而自引以為已之慝。惟見自己之不是而已。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象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惟患為子者未盡事親之道耳。孰有不勉於為孝者哉。是故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或遇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

孟子集註本義滙叅卷之七終

